

S 诗路花语

迎中秋庆国庆(外三首)

■ 周贤祥

中华崛起傲东方，
七十四春帅领航。
科技兴军强国梦，
雄鹰展翅任翱翔。
神舟遨游访官廷，
人政和通社稷祥。
虎踞龙盘今胜昔，
天翻地覆乐康康。

■ 周贤祥

党超百岁上康庄，
七四丰碑写华章。
科技兴邦添力量，
龙腾天下震四方。
访星揽月携珍壤，
遨游洋中探宝藏。
喜庆今朝歌盛世，
扬帆锦绣启新航。

■ 周贤祥

中秋天上玉盘圆，
月饼糕糕摆庭前。
美酒满樽酬贵客，
仙凡同乐胜过年。

■ 周贤祥

碧空玉盘灿，嫦娥露笑颜。
凝眸凡间处，璀璨聚官天。
早庆月池冷，忧悲无此欢。
乐于农户中，不愿做神仙。

(作者系开州区诗词楹联学会会员)

M 民间故事

怀念老城的那声“吆喝”

■ 李星

2007年，世界人民记住了中国有个三峡，三峡记住了有个开县(现开州区)。开县老城，淳朴得像石头一样厚重和沉实，岁月触摸的痕迹，早已冷凝成宽阔而笔直的路。父辈的遗嘱，注入后代的魂魄，塑造出亿万年沉默后的疯狂与一幢一幢不刻的宣言，让1800年的历史再次成为历史。2007年，我们把失掉家园的痛苦，放进搅拌机里研磨，然后高傲地穿越都市腹地，于是，一座漂亮阳光的新县城呈现在我们的面前，随便看一幢建筑物，就能谈论一天，然后把它印成一张片，由开州大道经南山隧道走出去，可以一路高呼，这就是开县新城，来自刘伯承元帅的家乡。

我是历史的思念者，又是幸福的享受者，虽然老城已沉入水下很多年了，但我还是怀念老城的点点滴滴，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，充满了烟火气，歌舞升平人间盛世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开县老城很小但很精致，有数不清的巷子，就像是一幅抽象的国画，被画家扭弯，点缀在县城的各个角落。开县老城究竟有多少条巷子，

恐怕谁也难以一口报出个准确的数来。我是住在老城那巷子的，那巷子位于狮子楼临大南街和东渠河，属于繁华的中心地带。那巷子很旧很长，刷皮鞋的和修鞋的把巷口堵得满满的，经常引起纠纷，但小大人的豁达多是说两句便各自离去。小巷里有一幢房屋可以追溯到四十年代，地面还是用条石砌成。熟悉小巷的人不会忘记，小巷每天歌谣般的吆喝，是我们开县人粗犷的表现，也是一种生活。日子久了，一天不听到这种艺术味很浓郁的声音，还有种深深的失落……

天刚刚睁开蒙眬的睡眼，我们巷子里就开始忙碌起来。咔嚓咔嚓的脚步声伴着“卖糯米糕——糯米糕——”的吆喝声由远而近传来，特别是“红豆腐糕”这几个字拉得特别长，声音略有沙哑但很有节奏感，像是在诉说一曲曲生活的歌。我有时也会买上几块，看着卖糕妇女冻得红通通的带着羞涩的脸，总觉得她的人就和糯米糕一样朴实香甜。吆喝“买九九米，打高粱酒哟”送米送酒的是一个中年男子，他每天蹬着三轮车，就

在这个时间准时而来。他算流动卖货界的“翘楚”了，有车有扩音器，他是先将吆喝声录下来，然后用扩音器反复播放，这样一天到晚就不累了，我不免为他的聪明而暗自叫好。最有特色的乃是横街子那个卖豆腐的，一辆改造的三轮车，装着豆腐脑、调味品、各种一次性碗，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。他家是卖豆腐脑的世家，几代人都在做这个生意。他那声“买——豆腐——脑——哦——”的声音尖高而圆润，后面的尾音又带着伪娘的腔调。还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他，我曾和他调侃道：“你的声音可以申请专利了。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开县不会有人能喊出我一模一样的声音的。”说完很自豪的骑着他那辆自制流动豆腐脑车吱吱吱嘎地离去。声音最大莫过于吆喝“磨剪子——启菜刀——”一条板凳上绑着一块磨刀石，扛在肩上走巷串户，“磨剪子——启菜刀哟——”吆喝得家家脑袋往外伸，喊道“磨剪子的，声音小点，把我小孙子吵醒了，我要找你算账。”磨剪子的取下嘴里长烟嘴喃喃自语道：“不得了！”便很

快消失在巷子的尽头。当大家都认为这下可以清静一下了，“有没得破书、旧报纸卖哟，烂凉鞋烂锅废铁的卖哟……”吆喝声又在小巷里响起。开县人一定不会忘记这位收购废旧物品的人，他挑着一个担子，走一处吆喝一声，满巷不见其人就能闻其声。不过，小巷的居民对收购废旧物品的吆喝不太感兴趣，无人探头，也无人应声。“有没得破书、旧报纸卖哟”的吆喝伴随他的担子一摇一摆地慢慢消失在小巷尽头。

夜色微降，小巷开始忙碌起来，一辆辆板板车拉着桌子、椅子等物品往外走，他们大部分是下岗青年，天天都要在大南街去摆夜市。偶尔来一辆黄包车阻塞交通，引起一小阵“口水战”。然而小城人是豁达的，几分钟便烟消云散。小巷的人很朴实，就如他的吆喝声一样。

小巷的吆喝就如重庆人离不开辣椒一样，让人久久不能忘记它的原汁原味，味浓、味美、味久……突然又想起那个卖醪糟的今天怎么没有来……

(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)

Z 真情人间

爱如月光

■ 向萍

又是一年中秋到，月亮早早爬上了枝头，阵阵微风吹拂，捎来缕缕沁人心脾的桂花幽香。我驻足阳台，沏来一杯红茶。茶几上摆放着各式精美的月饼，音响里朗诵着“吟诗中秋”。我顺手捻起一块冰薄月饼，细细品尝着它的美味，满屋子氤氲着浓浓的中秋情怀。

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，想起有着“父亲味道”的月饼来。

小时候的八月十五，街坊邻居品的是月饼，而是糍粑。糍粑是用糯米制作而成，挑选上等糯米浸泡后搁蒸笼里蒸熟，再放在石臼里捣至绵软柔韧，再趁热揉成大大小小的圆饼，就这样，黏黏的、软软的、白白的、圆圆的糍粑，就是我们记忆中的“月饼”，而“父亲牌”的糍粑月饼，味道更是无与伦比，堪称一绝。

看父亲煎糍粑，简直是一种享受！只见父亲把白色的糍粑放在铁锅里，抄起锅铲，反复翻转，遇热后的糍粑，变得软糯起来，稍不注意，这些糍粑“兄

妹”，就会你粘着我，我粘着你，紧紧抱成一团。旋即，父亲又换成易操作的筷子，把糍粑一个个快速掰开，边掰边煎，直到煎得个个白里透黄，宛如给它们穿上了一层薄薄的黄盔甲一样。随后，父亲把红糖放进冒着油花的锅里，加速翻炒，红糖从块状变成水溶状，继而炒成可以牵成缕缕晶莹的丝状时，再放进姜丝、撒上芝麻，让煎好的糍粑在红糖里“打滚儿”，搅拌均匀后盛出来的糍粑，穿上了一件枣红的糖衣，白里透着红，红里泛着黄，咬上一口，红糖拔丝在嘴里呼噜噜地响，脆里透着软，甜里透着香，那味道，简直美极了，至今还残留舌尖，念念不忘。

父亲命苦，在他5岁的时候，他的爷爷奶奶就相继病逝，父亲被寄养在他的舅妈(我的舅奶奶)家。舅奶奶家里本有7个孩子，在那个半饭吃的艰苦岁月里，父亲受的苦可想而知。

依稀记得，我小时候每年的中秋前夕，恰逢舅奶奶的生日，父亲无论多忙，

都会亲自到铁桥镇万塘村的山顶上，把舅奶奶接到家里住上一段日子，少则十多天，多则一个月以上，年年如此。

舅奶奶来我家做客的日子，父亲每天想着法子给舅奶奶做好吃的。记得儿时家里经济条件也很拮据，但父亲隔三差五称来瘦肉，剁成肉泥，蒸成“汽水”(开州一种美食)端到舅奶奶的跟前。

每每闻着那股诱人的“汽水”肉香，我站在一旁直吞口水。因为像这样的待遇，我们5姊妹只有在每年的生日里可以破例享受。所以，我经常在一旁“望嘴”。偶尔，父亲也会给我舀上一小勺让我“尝尝鲜”，然后语重心长地给我说：“么女儿，你还小，以后要吃的好东西还多得很，舅奶奶老了，吃一回算一回……”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懂事地转过身，不再“望嘴”，跑一边玩去。

父亲在59岁那年因患重病离开了我们，临走时，他拉着我的手千般叮嘱：“以后每一年还是要接舅妈来

要，你要帮我报恩……”

父亲去世后好几个月，家里人都不敢把这个坏消息告诉给85岁的舅奶奶。舅奶奶知道这件事是半年后，她当时就哭晕了过去，后来就变得有些神志不清，她的嘴里，老是重复着一句话：“明祥呢？我的明祥呢？”舅奶奶念叨的是父亲的名字。

不久，舅奶奶也去世了，或许，她和父亲又重逢在另一个世界里，父亲依然会给舅奶奶奉上他最拿手的喷香“汽水”。

……

我站在窗前，久久凝望夜空，银盘似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天边，皎洁的月光一倾而下，周遭变得宁静祥和，月光的清辉从窗口透进来，轻柔地包裹着我。今夜，虽然再也尝不到父亲味道的糍粑，但父亲的爱，像极了那月光，那么温和，那么温暖，那么温馨……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B 百味人生

芝麻香里忆乡愁

■ 袁野

八月的风，浅浅的，将炎热带去了远方。静落一地凉，恰逢一城香。每每这时，耳边总萦绕着一首儿时的童谣，虽遥远却记忆犹新。“八月一十三，磨麦把面翻，八月一十四，王家把饼制，八月中秋节，冰薄先拜月。”童谣中的“冰薄”，就是指故乡开州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冰薄月饼”，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了。

我的幼年时代，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虽然已改革开放，但物质还是相对匮乏，平日，只能吃到应季的蔬菜和水果。冰薄月饼，也是只有中秋节的时候才能吃到。所以中秋节、春节、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是我们童年最期盼的三个节日。

每到中秋节前，父母亲单位上会发给每个职工发一封冰薄月饼，这样家里就会有两封月饼。每封月饼有十个，每个月饼厚度约2-3毫米，直径大约9厘米。薄薄的饼穿着铺满芝麻的外衣，渗透着油脂的包装纸上，是嫦娥奔月的图

案。虽然有两封，但也是稀罕之物，毕竟一年也就这个时候才能吃到冰薄月饼。

中秋节的时候，母亲会大展厨艺，办一桌丰盛的晚餐，外公外婆表弟都会到家里团聚。晚餐后大家在院坝赏月的时候，母亲就会端出切成扇形小块的月饼，母亲作餐后甜点吧。所以，冰薄月饼是中秋节的重头戏，要等到那天才开封。

小孩子大都嘴馋，加上那个年代本就没有什么零食，我和表弟总是希望早早地吃到冰薄月饼。我就缠着母亲先开一封解解馋。每到这个时候，父亲就会笑着说：“老鼠留不得隔夜食。我家有个小老鼠。”母亲也总是拗不过我的死缠烂磨，就给我一个。而我也如获珍宝，把那一个冰薄月饼用纸包好，放在书包的夹层带到学校。课间休息时，叫上几个要好的同学，躲到操场边的梧桐树下，大家你掰一点，我掰一块，圆形的饼，芝麻和着面粉裹着搅碎的冰糖

渣、橘红，在唇齿间跳舞，那甜甜的味道和袅袅婷婷的少女时光，一并留在了记忆深处，至今仍有还梦一笑之感。

冰薄月饼是那个物质匮乏年代人们温暖的慰藉，镌刻着每一个开州人的成长记忆。

时光不可逆转，月饼却可以打败时间，旧时风物，开启我们尘封的儿时记忆，在回忆的光影里此消彼长。曾经的小姑娘们也已过不惑之年，同学会的时候，大家一起追忆年少时光。不承想，几个小闺蜜居然都还记得校园梧桐树下，大家分吃冰薄月饼的欢乐和留在记忆深处的弥久香甜，一切恍若昨天。

鲁迅先生在《社戏》里说：真的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，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。旅居广州多年的闺蜜妹，曾有过相同的感慨，她告诉我，广州的甜点数不胜数，却始终怀念故乡的冰薄月饼。或许那薄薄的饼里早已写满乡愁和儿时的味道追忆，才会让人回味过往，无穷思

念。

如今，冰薄月饼已不再如过去那般稀有。但中秋节的时候，街头巷尾，大到超市小到小区便利店，一封封圆形的月饼，被码成金字塔形状，已然成为家乡这座小城一道靓丽的风景，并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冰薄月饼是淳朴勤劳的开州人智慧的结晶，是传统地域文化灼灼其华的精髓。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美食，更凝结着一份“月是故乡明”的情愫。

月白清凉，水瘦江空。秋风熟透了故乡山头，便是冰薄月饼飘香之日，最是故乡的那份香甜，便深深地浸润在那级满芝麻的月饼上，其清脆酥香的味道，记忆了每一个游子对故乡的深情眷恋，正是：

情意融融气爽清，远方游子望冰轮。
影光偏觉故乡好，岚焰惊看天上新。
峰峦叠嶂月白映，山川条条鼠鼠存。
梦还今夜冰薄圆，万里飘零故乡人。
(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)

水调歌头·人间

■ 野神

明月不长在，借酒望天涯。清风对我一笑，诗胆付年华。又是黄花一路，还是红尘如故，还恋野人家。岁月赠青眼，万里看繁花。
守良夜，唱空岸，数流沙。人情多少？思事无尽语清嘉。水有沉浮急缓，山有高低平险，何处见犁铧？不羡人千古，一醉向青霞。

(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)